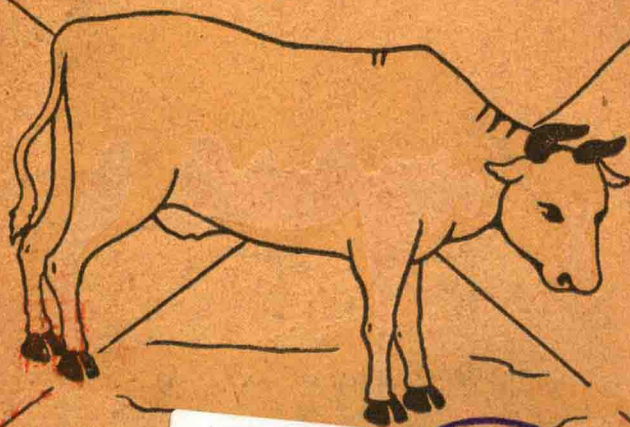


集信通牛



行印局書江春海

佩佩姊姊來信

黃牛弟：

樓頭看到野外，一片的綠，一片的淡黃，遠望天空茫茫無際，祇有三五飛燕穿屋前。天上的雲像淡淡的烟，地上的柳，遠地的山，湖上的帆影，却襯托出一幅錦繡的江山，這江山是誰家的江山，是我們的江山，我們的江山呀，我永遠愛我們的江山啊！

黃牛弟，自從春假後，第二天我便來到這裏了，這地方我第一次來過，是跟同學蘭茵姊姊來的，這就是她的家，我住在她家裏的樓上，這樓叫「碧雲

樓」是蘭茵姊姊回家讀書處。

這裏的風景美妙得叫我住一世也願意，太好了，太可愛了，我以前不知道，我現在才知道，蘭茵姊姊真是福氣人，我無論如何抵不過蘭茵姊一隻腳指頭。黃牛弟，我把這裏風景寫一個大略給你看，你把他編入你的通信集裏。

這村方叫塘橋灣，上海到這裏先趁火車，下車後趁汽油船，這汽油船一天來去好多班，專門接火車客人的。船上坐一點鐘便到塘橋灣了。

這裏有山有水也有森林。塘橋灣是個出蓮蓬、藕，無花果、桃子、花紅的地方，一年上海來採辦的人非常多，成一個市場。

蘭茵姊的家是背山面水的，不大不小三幢半中半西的屋，位在湖頭山麓，樓窗口看出祇見湖上帆影點點，遠山淡如烟，地上柳絲拂人肩，燕兒呢喃談天。一陣陣湖風吹來，中人欲醉，又要神仙。屋的後面無數長的細竹，風來颼

颼作聲。這幾天正是鮮竹筍上市，竹園裏鮮筍無數無數，那裏吃得完呢。

樓上佈置一間書房給我一人睡，叫我安心編書，春假雖祇十天，我用心編，也好編完一半，這本書我已經編了長遠了。

我編一回書，又看看樓外春色，看看春色，又編編書，頭一點也不痛，精神百倍，正在埋頭工作時，略朝窗外一顧，這時會不前不後湖上慢慢行過幾隻帆船，打從窗框子移過去，又好像打從我眼角上移過去。這景象彷彿是詩境，彷彿是畫意。黃牛弟，這裏不僅是風景美妙，也像是人間天上了。

我真不想上海，上海頂可惡，誰不想回上海，然而春假滿了又何能不回上海呢！我也曾想過，世上許多事往往都不能如願，假使能夠如願，做人就有意義極了。譬如我不愛上海，愛住鄉上，便由我住在鄉下好了，讓愛住在上海的人去住到上海去好了，何必便把我不愛上海的人逼到上海，而把愛上海

的人反逼到鄉下去住，好像有人作梗，而這作梗的人又看不見又捉不到。

黃牛弟，我此刻寫信時精神暢快無比，不知你讀我信精神如何？我明後天同蘭茵姊出去一遊，據說有更好的風景可看，我以為有此目前的風景，已是心滿意足，不必再出去遊，在此樓頭已足償我平生之願，我心平如水。

聽說甜甜弟春假中到菱湖去，不知行否？米老鼠，小老虎，程德林這一批人馬，這一批邪氣的小鬼，到什麼地方去的，還是仍留在上海？我身體雖在此間，我心還是和你們一起，不知如何的，我太和你們愛好了。願難忘的無邪小朋友安好！

同學姊佩佩手啓

覆佩佩姊信

佩佩親愛的姊姊：

接到你自塘橋灣蘭茵姊家碧雲樓上寄的信，無限快樂，無限滿意，無限……

佩佩姊你到底是初中的程度，你的信寫得那樣美麗，句子像唱山歌，句子真排得好，真好，真好。

佩佩姊，你是天之驕子，你是文學家，你也是寫信家，你不是寫信家，爲什麼信寫得這樣好，流利，美麗，寫蘭茵姊家的風景，動人，像看風景畫，像遊山玩

水，叫人不能忘記，我黃牛深爲贊成你佩佩姊一枝寫信的筆，我又佩服你天才之本領，朝你拜一個年。

我們一班人春假中都走散了，甜甜已到菱湖去，他的工作爲調查農民痛苦，不知調查如何態度，此人稀奇古怪，專門學大人樣子而又學不像，調查農民痛苦本來是好事，然而如何調查法子呢。我本定春假中下鄉寫一部小說，要知道下鄉爲難，我也無處可下鄉，所以現在還在上海吃苦，小說寫不成，要知道寫小說也是爲難，心中要想寫小說寫小說，反而一篇小說也寫不成，我就索性不寫小說。

佩佩姊，你在塘橋灣，我在上海，天遠地闊，我的心中常常想到你，我和你交情非常深，你不是我親姊姊，也像親姊姊，我不是你親弟弟，又像你親弟弟。你現在還保護我嗎？你從前同甜甜非常講得和氣，你現在要同我講得和氣

爲要。

這二天我未出門，前二天我過徐家匯下車到龍華，桃花也開得一片光景如火如雲烟，香氣撲鼻，也並不十二分之撲鼻，不過一點撲鼻而已。有許多女人，男人，小人手持桃花一束二束叫我們買桃花，硬逼我們買他桃花，又走來說：

『少爺，先生，你買一扎桃花吧，你少爺不在乎此，你少爺難得到龍華的。』我就買他一束桃花托在手中帶回上海，不幸在電車上碰脫好多朵桃花。

人家說桃花是薄命的，桃花真是薄命的，電車一碰就落脫好幾朵桃花。你什麼日子回上海？我準定到車站上接你好哇？好哇？

黃牛弟信

甜甜來信

黃牛：

操場上的楊柳有點出黃芽的意思，唉，這又是春假日子到了。嗚呼，光陰何其速呀。

許多同學都跑來問我春假到那裏去？我答道：『我想到農村去。』
黃牛，你呢？我特爲寫信問你。

是真的，春假我要下鄉去，我外婆搭口信來叫我去，外婆年紀一年大一年，二年大二年，三年大三年，我不好意思不去，不去也難爲情，她也許明年要

死了，明年不死，後年一定要死，因為年紀大了，又生毛病，這種人還有什麼用呢？不是要死嗎？

我下鄉去要做點真實有益的工作，什麼叫真實有益工作？大略說，就是調查農民痛苦，這調查農民痛苦，並不是戶口調查，也不是田地調查，完全是調查農民痛苦的事，我們中國是以農立國的，農最偉大，然而也最痛苦，然而農本來不痛苦的，為什麼又說痛苦呢？你不明白，這中間有一堵高牆頭隔着，又像一條黃河隔着，這高牆頭和黃河就是資本家，資本家買了許多田發給農民種，要收多少多少租米呀，要收多少多少租錢呀，等到一年收穫的時候，資本家就派人來催討了。農民說：

『我們稻子還沒有完全上岸呢。』

資本家派來的人說：

『你不要調槍花了，你總是要還租的，早還遲還你總是要還，你們鄉下人頂可惡！』

隔着一天看見不去還，又派人來催，橫是資本家有錢，雇了許多人專門派出去催租，今天來到這家，明天來到那家，走來走去，忙得要死，農民也弄得急死。

等到那天真的把租米去還了，農民看看家裏所存的糧食，祇得夠五個月吃，還有七個月要餓肚皮，無辦法可想了。

黃牛，你想：這是什麼世界？農民辛辛苦苦，把自己的血汗像牛一般去換來的一點稻子，全家靠此過活的一點稻子，資本家一點不費氣力一點不顧農民死活的要拿去一大半稻子，害農民做得苦死還是不得一飽。像這種事就叫做農民的痛苦。春假裏我下鄉去調查，就是調查這農民痛苦，回來後如

何詳細情形，再奉達你可也。

聽說小老虎目下生一頭癩痢，平日把帽子蓋着，不給人看見，你寫信叫他脫帽子？你愛小老虎之深，真是熱心人矣。

握手！

甜甜拜一拜

覆甜甜信

甜甜親愛的兄：

『操場上的楊柳有點出黃芽的意思，噯，這又是春假日子到了。』你這話真不錯，我心裏也這樣想，不知如何的你會比我先想到，我看見你來信才

想到，前幾天一點也不想到的。甜甜親愛的兄，同學都所以愛護你，自然有道理的，因為你的腦子比人家充足而多，人家沒有看見沒有想到的事，你比人家先知道了，這是你的聰明，也是你的伶俐，你將來至少限度要做一個法院裏的官，或者縣長。

放了假你要下鄉去調查農民痛苦，我覺得你來信所說的農民痛苦，還不是完全的痛苦，我上次到吳淞去旅行，看見一個農民二隻腳插在爛污泥水田裏，身體一彎一彎的插秧，上面太陽晒下來，一直從頭頸，背脊，腰，屁股晒到下身，都起泡，面孔晒得發紅，發紫又發黑，發黑之後又發紫又發紅。一會看見一女子送飯來了，那男子才放下手裏的秧，一步一步走過來吃飯，那女子說：

『你面孔晒得難看死了，像一個黑殭尸，你要變不要變殭尸呢？』

那男子面孔一板答道：

『我變殭尸捉你去當女殭尸，我不會客氣的。』

甜甜親愛的兄，這真是農民的痛苦，爲什麼那女子說男人變殭尸呢？那男人說變了殭尸捉她去當女殭尸呢？這種農民的痛苦，誰又得知，這不過是吳淞的農民一萬個中的一個而已，你說農民收來的稻子給資本家管去了，農民吃苦一世，還是吃不飽，常常叫肚皮餓，常常叫吃不飽，常常叫『可憐啊，可憐啊』，不錯的，這果然是痛苦，然而農民晒太阳，面孔發紅發紫又發黑，變殭尸，這不是農民痛苦嗎？

所以，所以，你下鄉調查時候，還要一人帶支筆，帶本簿子，走到田裏去調查，我知道一定有新痛苦發現，因爲我到吳淞去看見農民的事，完全是偶然的，完全是走過聽見，如果專門調查，自然有不少痛苦發現，我也沒有工夫調

查呢。

你大約放假就動身嗎，你要早日回上海來爲要。你大約何日回上海？我也下鄉去，然而不是調查農民的事，我是訪材料寫小說去，不過成功不會成功，叫我如何知道呢？我心裏現在非常亂。

黃牛一拜上

給小老虎信

小老虎兄：

同學都跑來指手劃腳說你頭上生癩痢，生桃花頂，梅花尖的癩痢，我本來不相信，後來林大寶又跑來說：

『小老虎是真的生癩痢，生的桃花頂，梅花尖癩痢，還出膿水，要傳染的，你要注意注意。』

我一連注意你許多日子，看見你頭上蓋一頂黑帽子，天氣這樣熱，人家根本都脫帽子矣，你爲什麼還不脫帽子？你一定生癩痢，你一定生癩痢要出

蛆來了。

你到底是不是生桃花頂梅花尖癩痢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不過你生癩痢是實在情形。我現在勸你快快脫帽子，頭上要通空氣，吹風，癩痢這東西也要吹風吃空氣，晒太陽，落雨，癩痢即不完全好點，總比蓋一頂帽子要好得多，一面要貼膏藥，上藥水，放在水裏洗，洗來洗去要抓出血來洗，這癩痢也就會快好的。

我現在要勸你脫帽子，你為什麼不脫帽子呢？你把帽子脫了就流通空氣了。

放春假也快了，放春假我一心寫小說，到鄉下去寫小說，你如何樣子呢？再會。

同學弟 黃牛 上信